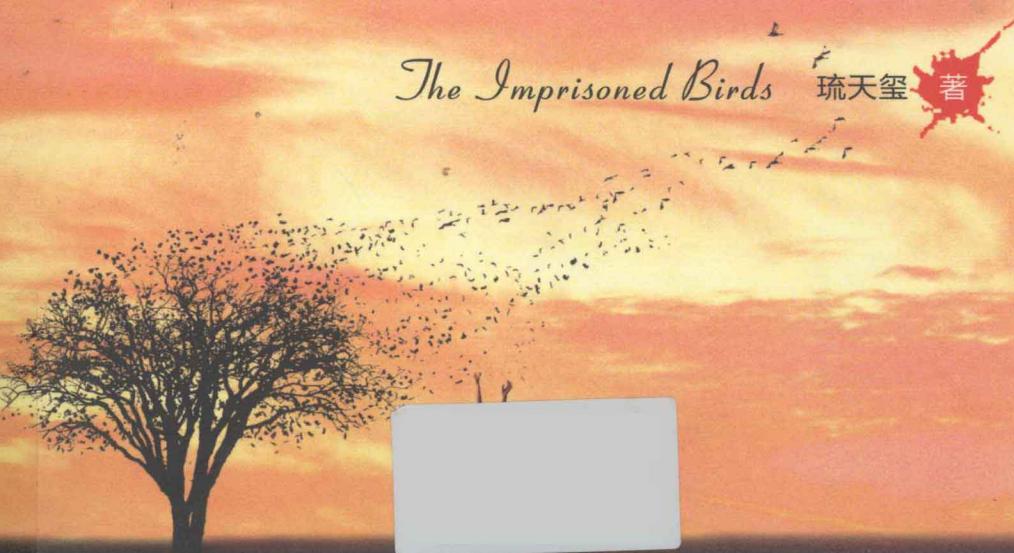


囚鸟之舞

The Imprisoned Birds

琉天玺 著



中国第一部心理性人格变异犯罪小说！

时而，她天真活泼阳光灿烂，是男人的梦中情人；时而，她又拒人千里之外，冷面凶狠让人不敢近前。然而双面的她却是一只被命运束缚的囚鸟。她到底是以何种方式来摆脱命运的枷锁？又是谁把熙熙攘攘的地铁变成毁灭的地狱场？



企业管理出版社
ENTERPRISE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囚鸟之舞

The Imprisoned Birds

琉天玺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囚鸟之舞 / 琉天玺著. —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80255-853-3

I . ①囚… II . ①琉…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5564 号

书 名：囚鸟之舞

作 者：琉天玺

责任编辑：曹爱云

选题策划：曹爱云

封面设计：邵士雷

书 号：ISBN 978-7-80255-853-3

出版发行：企业管理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17 号 邮编：100048

网 址：<http://www.emph.cn>

电 话：总编室 68420309 编辑部 68701891 发行部 68701638

电子信箱：emph003@sina.cn

印 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规 格：148 毫米 × 210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8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目 录

楔 子 /	001
第一 章 地铁恶魔 /	005
第二 章 串线珍珠 /	029
第三 章 两个少女 /	053
第四 章 快餐店命案 /	073
第五 章 新的目标 /	093
第六 章 谜案重重 /	111
第七 章 黑市小旅馆 /	131
第八 章 秘密跟踪 /	151
第九 章 审讯结果 /	171
第十 章 心理治疗 /	191
第十一章 再次犯案 /	209
第十二章 囚鸟之舞 /	229
尾 声 /	249



因鳥之舞



楔子

午夜过后，街灯渐渐变得微弱，空旷的街道上突然回响起一阵低沉的脚步声，朦胧的身影由远及近慢慢清晰，原来是一个拉着箱子的行人。这人慢吞吞地走来，表情有些惊愕地抬起了头，原来他竟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一片楼群前。

002

楼墙外围上标示为“迎春小区”，这本应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感觉却莫名很熟悉。这人眯起眼想了一会儿，但除了觉得小区的名字很俗气外，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最终他甩甩头，决定放弃这种无意义的空想，抬腿走进了小区。

浓重的墨色将迎春小区完全笼罩在一片寂静的黑暗中，只有间或几声虫鸣或从敞开的窗子里传出的浅鼾声打破这诡异的氛围。

这个矮小的身影趁着夜色在小区中漫步起来，微风吹过，让他的影子在抽搐般闪动的灯光中若隐若现。似乎是习惯使然，他喜欢专走在暗处，全身覆盖着一袭黑色。一顶滑稽的软帽整个包住了头，短风衣虽肥肥大大地遮住了前胸和腰身，运动裤的裤腿却紧紧绷住脚踝，塞进了高邦的运动鞋里，显得很不协调。他的打扮很怪异，别说难以看清他的面目，就是性别也难以分辨。

他的手上戴着一副橡胶薄手套，右手拉着一个中号的黑色旅行箱，费力地走在铺满石板的小区路上。也许是因为这个箱子对于瘦弱的他来说有些沉重，使得他的步伐看上去有些不稳，整个身躯更是左右摇摆，显得力不从心。

这时，一直闪烁的路灯猛然放亮，这让他像一只受惊的小鹿般跳了起来。他慌忙丢掉箱子，动作灵敏地窜进了旁边的小花园里，蹲在草丛中向外观看。过了好一会儿，在没有看到任何人后，他才重重地吐了口气，站起身从花园外的矮丛中迈出来，走向箱子边。

他愤恨地瞪着旅行箱，突然赌气般抬脚踢了过去，然而那箱子实在是太重了，只是左右摇晃了两下就又恢复了直立的原状。

这让他有些恼怒，他无法容忍这种无声的反抗。于是他先默默地注视着旅行箱，然后围着箱子绕了一圈，眼中射出了浓浓的恨意，突然他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了弹簧刀，对着箱子刺了下去。几刀过后，殷红的液体从箱子里慢慢渗出来，见此情形，他的身体不安地颤抖起来，于是他倏地丢下刀，转过身，仓皇地跑远了。

然而没跑几步，他又突然站定，几秒钟后又转了回来，冷静地捡起弹簧刀收好，稳健地向前走了几步，把那个黑箱子拉到了一个垃圾箱旁，蹲下身仔细地将箱子拉链拉开了一大半，这才满意地离去。

他绕过一排排整齐的小高层，从小区的正门走了出去。在经过保卫室时，他特意往里面看了一眼，发现原本应该值班的保安却躺在床上睡着了，就像每次晚上他经过这里时一样。

几个小时后，天空现出了些细微的光亮，环卫工人在小区住户还未起床时来清理垃圾。他像往常一样将铲子伸进垃圾箱里，将垃圾铲出来丢进车里。今天的垃圾不多，他边干边轻快

地吹起了口哨。但在一个靠近路灯的垃圾箱边，他发现了一个怪异的箱子。他以为是谁不小心遗失的，走上前想要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刚一靠近就闻到了一阵怪异的腥气，于是忍不住拧起了眉毛。

“现在的人真是太没素质了，不管什么东西都乱丢一气。”他不满地嘟囔几句，但还是无奈地戴上了口罩和手套，用力将箱子抱起，打算将其扔进垃圾车里。

然而就在环卫工搬起旅行箱的时候，箱子的盖却突然开了，一件东西从缝隙里滑了出来。他扫了一眼，发现箱子的拉链没有拉严，于是厌恶地皱起鼻子，单手顶住箱子，腾出一只手将那东西塞了回去。

那东西的触感很怪异，表面上黏腻腻的，环卫工摊开手掌一看，手套上竟蹭上了一团红色的污渍，同时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

他狐疑地把箱子放回地上，弯下腰，这才注意到地上有一大片已经干涸的血迹。他紧张地吞了口口水，颤抖着将那东西拉出来一点仔细看了看，发现那竟是一节人类的手臂。手臂上的血迹大部分已经干了，暗红一片，再加上五根手指指甲上都涂了血一样红的指甲油，看上去触目惊心。

环卫工吓得向后退了几步，一下子跌坐在地上，心脏止不住地狂跳。过了一会儿，他空白的大脑才缓过神来。他想起要报警，于是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但还没站稳，胃里的一阵汹涌就先征服了他。他张开嘴，一团污物立刻从里面倾倒而出，于是一阵类似野兽哀嚎般的呕吐声响彻了整个还在沉睡中的小区……

囚鳥之舞

第一章

地铁恶魔

这次无论如何一定要成功！

站在地铁入口处的年轻男子暗暗下定了决心，他舔了舔干涩的嘴唇，全神贯注地盯着右腕上的手表。他的手表每过13个小时就会产生1分35秒的误差，于是每天早晚他都要对着广播电台调整两次时间。早上5点的时候他刚刚对过表，现在的他只需耐心等待，对于计时工具的精准他还是很有信心的。

指针指向了6:30分，那个年轻人迅速抬起头，向四下望了望，他的目光有些颓然忧郁，但依旧透露出纯真。然而他看到的却只有挡住视线的高大建筑以及匆忙而行的路人脸上漠然的神情。也许是因为有些失望，他轻咳了一声，然后压低帽檐，坚定地迈下了台阶。

他走得很慢，但步伐均匀，每一步都像精心算好了步距，配合他匀称的身材，就像是模特儿在T型台上展示一般。他的衬衫和长裤都洗得很干净，明显经过了精心的熨烫，平整得没有一道折痕。

一副黑框眼镜端正地戴在他高耸的鼻梁上，增添了几许书卷气。他的头发比同龄人要略长些，从鸭舌帽下露出的部分也可以看出梳理得相当整齐。



走进地铁站，一阵凉爽的气息扑面而来，青年暗暗用力吸了口凉气，似乎正在努力将体内的热量挤出身体。现在正值上班高峰期，再加上整个城市都笼罩在高温之中，让他觉得躲到幽静的隧道里来避暑也算是一件幸事。

其实早几个月，地铁站在这个时段也是相当繁忙的，只不过在发生了那两起事件之后，忙碌的上班族们就宁愿去乘坐闷热拥挤的公交车，也不愿意踏足高速清爽的地铁半步了。

年轻男子摘掉黑框眼镜，漫不经心地揉了揉因为疲惫而有些臃肿的眼皮，边揉边轻车熟路地拐进了隧道长廊。他的眼底有些黑晕，似乎昨晚并没有休息好。

地铁通道是新翻修过的，属于实用简约风格，所有的颜色均是低调的黑白灰，显得宽敞整洁。

为了协调，天花板也将原来的油画板面换成了灰色的恒温材料，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在黯淡的灯光下显得有些灰蒙蒙，总有种雾气昭昭的感觉。灯光闪烁，有时会让人觉得心里一阵莫名阴冷。

过道两侧的墙壁上等距挂着精美的公益广告画，偶尔夹杂着几幅抽象派的现代仿画以及某当红歌星演唱会的宣传海报，那些非主流风格的海报乍一看倒与那些画像有些相似之处。

虽然整个墙面都是崭新的，但在画与画之间的空隙中仍依稀可见清理过的涂鸦痕迹，整体内容分辨不出，但“地铁恶魔”四个暗红的大字却让人触目惊心。

市警局为了防止造成城市恐慌，案发后不久，封锁了前段时间地铁内发生的连续两起杀人事件的内幕消息。但还是有好事者凭臆测和想象勾勒出了一个专门在地铁车站行凶的连环杀手形象，更有人甚至直接给凶手起了一个“地铁恶魔”的称号，到处散布一些恐怖谣言。



这种行为让负责调查此案的刑警们很是头疼，因为这种渲染不论是否有意，都会激化行凶者的情绪，让他以为自己受到了重视而再次犯案，而且搞不好还会掀起一波模仿犯罪的浪潮。

不过青年似乎对这些事情并不在意，对隧道里的新装潢也是毫无兴趣，他像是刻意忽略那些装饰，只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地面大理石的图案上。

看着地面，他谨慎地迈着步伐，小心翼翼地避过了每两块石砖之间的接缝，专门走在整齐的砖面上，很快空无一人的隧道中就轻轻回响起了他的脚步声。

走进地铁站，青年买了票，乘坐电梯来到地铁站二楼的站台上，然后抬起头，在零星的行人中仔细寻找，终于在站台对面的天桥上找到了他的目标。他心里一阵窃喜，向着那个目标不动声色地走了过去。

天桥上有一个女孩，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别人观察的对象，依旧旁若无人地沿着地铁的天桥向另一边走去。她一副休闲的打扮，上身白色的短袖T恤中间印着哥特风格的人物大头，下身一条略肥的牛仔裤上绣满了亮线，脚下则蹬着一双运动鞋。

女孩的肩上背着一个夸张的大挎包，左手腕上戴着一块用罗马字母计时的大表，脖子上挂着一个大屏幕的MP3，看样子这种实用的风格正是她的最爱。

除此之外，女孩身上再无任何饰物，也没有化妆。此刻，她听着MP3里的歌曲，边打节拍边用轻快的脚步踏上天桥的石阶，身后整齐束起的马尾随着她的动作左右甩动起来。

年轻人微微低下头，视线紧紧盯着那个充满朝气的女孩，看着对方越走越近，他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在同一时

刻，他的脸上也慢慢露出了羞赧的红色，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悄悄地在他心底升腾。于是在几乎与女孩面对面的瞬间，他倏地站住脚步，迅速拉下了帽檐。而就在他迟疑的这一刹那，女孩轻轻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他懊恼地皱起眉，心里责怪自己又浪费了一次机会，无奈之下他决定放弃，但仍然抵制不住扭头依依不舍地看向女孩的背影。那一瞬间，他仿佛听到了一声浅笑，心脏一下子又收紧了。

那悦耳的笑声格外清晰，它经过年轻人的耳际，又在空旷的站台中流连了一阵才消失掉。于是青年像是受到鼓舞一般，突然改变主意，掉转方向，跟在了女孩的身后。他仔细回味着那笑声背后的意义，甚至觉得自己看见了对方脸上流露出的一抹神秘的微笑。

两人在站台上默默地向前走着，年轻人始终和前面的女孩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敢靠前。但他的行为在只有零星几个乘客的站台里无疑很明显。在两边的小亭子里卖地图、纪念品以及零食的商贩们开始注意起这个盯着女孩目不斜视的年轻人，他们机警地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甚至有人离开了自己的摊位，悄悄地跟了过去。

注意到了周围人群的怪异，女孩终于有所察觉。她摘掉耳机，感到有人在跟踪她，但她却不敢回头。这时候碰巧地铁进站了，女孩抓紧挎包向车厢迈去。年轻人看她即将进入地铁，连忙想抓住最后的机会。

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右手拍向女孩的肩头，左手则伸进了休闲裤膝盖侧面的口袋里。

女孩感到后面的人在接近她，迅速跑进了地铁车厢。她的动作出奇得敏捷，像一只四足纤细的羚羊。



“等等，我……”年轻人看着自己又将与女孩失之交臂，急忙喊道。但他的话还没说完，那些一直在观察他举动的商贩们突然冲了过来，一拥而上，把他摁倒在地，并粗暴地将他的双手反剪到背后。

他茫然地趴在地上，帽子在碰撞中被甩到了一边，眼镜更是被冲上来的人踩碎了镜片。但他显然顾及不到这些，因为他的头刚好磕在了地铁车门的沟槽上，耳边只有一片嗡嗡声。

原来那些人都是便衣刑警，为了“地铁恶魔”，他们埋伏在地铁站已经几个星期了。

年轻人缓了缓神，开始挣扎起来，他一边反抗一边争辩道：“我不是小偷，我不是，我只是要……”显然他完全没搞清楚眼下的状况。

“少废话……”那些刑警只当他在装傻，想借此蒙混过关。他们潜伏了很久，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嫌犯。刑警们把他拉起来，动作依旧很粗鲁，扭住他的手臂就要向外走。

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女孩惊异地转过身，发现她认识那个被牢牢抓住的人，只不过失去眼镜的他尴尬地眯起了双眼，没戴帽子的头上顶着一头被揉乱的黑发。

女孩烦躁地摇摇头，立刻跑过去拦住了刑警们的去路，无奈地解释道：“警察同志，我想你们误会了，这个人我认识。”

“你认识他？”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刑警走上前，仔细打量女孩，如炬的目光透出威严，盯得后者忍不住想要退缩，“那我问你，他叫什么名字？是你的亲戚还是朋友？”

“这……”女孩一时语塞，她注意到年轻人正期待地看着她，心里连连叫苦，早知道就不趟这浑水了。“警察同志，他虽然是我的大学同学，但我们并不是很熟，只是一起上过几次公共课。”

听了女孩的话，刑警点了点头，她说话时表情真挚，不像是在说谎。其他的刑警看到老警察的反应，知道抓错了人，脸上都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不过有一位年轻的警察依旧不死心地说道：“大学生又怎么样，像‘地铁恶魔’这样心思缜密的凶犯肯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且这种连环杀手都是先从半生不熟的人开始行凶的。”那人边说边轻蔑地看了女孩一眼，似乎在嘲笑她的无知。这举动引来女孩的不快，她低下头，用力地掸了掸并未落土的裤子，脸上闪过一丝愠怒。

“什么，地铁恶魔？连环杀手？”年轻男子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惊惧地张大双眼，刹那间面如死灰，“我真的是大学生，我叫汪熙伟，你们可以去调查。而且今天我只是……想要给她这个……”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试图挣脱手臂上的桎梏，把手伸进裤子的口袋，然而却没有成功。

那名质疑汪熙伟的警察抢先从他的口袋掏出一个粉色的小信封，信封里除了一封信之外，还有两张门票。那警察仔细看了看，发现就是地铁广告里宣传的那个歌星演唱会的门票。

“切，搞不清现在是什么状况吗？还看什么演唱会啊。”确定这真是个误会之后，小警察毫不掩饰地发着牢骚。

抓住汪熙伟的警员也松开了手，心里有些愤然，埋怨他无故出来捣乱，这下他们又要重新开始埋伏了，说不定还会因此暴露了目标，倒让真正的“地铁恶魔”警觉起来。

汪熙伟揉了揉手臂，对着女孩的方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弯腰摸索着捡起那个腿已经歪掉，而且只剩下镜框的眼镜。他无奈地摇摇头，一脸挫败，双眼因为这番折腾而显得更加通红了。

这个女孩名叫夏雪舞，是他心怡之人。不过看来这次表



白，他又失败了……

不仅失败，还很丢脸，为什么他的表白每次都是这种结局？

唉……好吧，至少这在他的求爱经历中又增添了一个红叉，接下来可以坚定地向樱木花道的记录冲刺了。在被带去分局做笔录之前，汪熙伟不自觉地抽动嘴角，这样想道。

走出警局，汪熙伟急不可待地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他厌烦被束缚在狭小的空间里，尤其是思绪上的不能任意游走。

汪熙伟环顾四周，发现这条路比上次来的时候拓宽了不少，两侧建筑物的风格也基本上有些改变了，这让他有些茫然。他不喜欢陌生的东西，确切地说他是不喜欢翻新过的事物。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觉得事物原有的样子最能体现它的本真。

这时，室外的温度已经比早上高出了许多，街道上洒满了夏日绚烂的阳光。汪熙伟才在外面站了一会儿鼻尖就沁出了汗珠。

他抬头看了看天空，双眼立刻被直射的阳光刺得眯了起来，尽管如此，他却舍不得移开视线。也许是警局里沉闷单调的问话让他感到压抑，抑或是里面的空调开得太强了，竟让他喜欢上了这种沐浴在阳光中的美妙感觉。

在这条变得陌生的街道中，也只有这种温暖的感觉可以让他摆脱掉只身伫立的寂寥感。他索性站在门口，扬起双臂，摆出接受恩赐的姿势来，渐渐地脸上竟露出了幸福的神情。

夏雪舞紧跟着汪熙伟走了出来，兴趣盎然地盯了他一会儿才开口道，“喂，那个谁，我说，要不要去看个心理医生，我给你介绍个好的。”说着话，她闪烁的目光中有些恍惚，仿佛

有种同病相怜的情愫一闪而过。

“嗯？”汪熙伟疑惑地转过头，未能理解她的意思。

夏雪舞也懒得解释，自嘲地摇了摇头，喟叹一声，“算了。”

汪熙伟见状，便不再说话了。他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夏雪舞的情形，那是在犯罪心理学的课堂上。

犯罪心理学是渡门大学为了配合全市公安开展的“防范犯罪意识活动”的普及而专门开设的一门课程，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可以作为选修课来学习。虽然这门课的理论性较强，内容枯燥复杂，但因为是学校组织的一项活动，据说又极易通过，所以选择的学生也异常得多。

本身就是心理学专业的汪熙伟倒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选择这门课的，事实上准备攻读心理学研究生的他已经将本专业所有的选修课都囊括进了必学的范围中，只是他没想到在第一天上课时竟看到了传说中法学系的系花夏雪舞。

座无虚席的阶梯教室仍难掩夏雪舞身上不经意散发出的光彩，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汪熙伟一眼就认出了她。

就在他们一瞬的四目相交中，汪熙伟清楚地感觉到了自己加速的心跳，那感觉一直延续到了几个月后的今天。

对于汪熙伟的沉默不语，夏雪舞不知该如何应对。在时间的流逝中她渐渐感到烦躁，重重吐出一口气后，开口问道：“喂，那东西可以给我了吧？”

女孩露出了与容貌不符的漠然，或者说是冷淡，这让汪熙伟觉得很不舒服。他清清喉咙，本能地将左手伸进了口袋里，捏紧了刚从警察那领回来的信和门票，右手则习惯性地想要推推眼镜，但抬起来后才想起眼镜早已不复存在了，手臂停留在半空中的姿势让他更加尴尬，“呃……其实我只是想……”